物略稿

[illegible]輔

人物略

王司馬之遴 補

梁太宰夢龍

魏中丞允貞

人物略

梁太宰

太宰名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
癸丑進士改庶常三年出為兵科給
事中既入諫垣慷慨言事無避忌
時冢臣李默吳鵬行私黨權公出疏
糾劾公論壯之當是時世宗頗崇壇
祝學士袁煒偶為上草青詞稱旨
上傾心大用之公偵上意上疏略言相
臣宜舉學術純正無輕掄選俾聖

治不光上覽奏怒甚賴首揆徐華亭
力解奪俸而學士卒入閣亡何擢
順天府府丞會河決沛縣行河重臣
議開新河請才監司甚急輔臣脩
郄者輒言才莫如京兆夢龍因出
公副臬河南領河務公龜手繭足
与士卒同操作於是功成擢叅藩閫
内使當衝邉旅還山西按察使是為
穆宗二年於是巡按御史房楠等奏
薦公異才可為邉大吏名上為一時

第一遂以其明秀遷河南右布政使
又明年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時山東以催科重急農失其業
探丸四起公為除苛令明舊章民胥
歸農先是歲大饑遼人避役棲匿登
萊島嶼中往二出而刼掠更數撫莫
能定至是公乘舸海上相機宜條上
招安三策八事東土遂安已而河塞
宿遷口覆運艘數百蕩糧數万鍾
朝議通海運則又以屬公公悉心條

畫行之稱便其疏略謂自古建都一
切轉運莫不因形勝以制便宜洪惟
我朝成祖定鼎燕京轉運大計一
由河道一由海道至永樂十年以後
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尚書宋禮開
會通河成始盡由河運然海船猶存
遮洋海運未廢宋禮之議又曰雖由
會通儹運每三年海運一次是當時
未嘗絕意於海運也為慮遠矣弘
治間大學士丘濬倡議請於無事時

通海運故道与河漕並行一旦河漕
少有滯塞此不来而彼来又謂海運
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
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
講求傍海通運之法歷淮揚青登
等府以抵直沽海濱去處踏看萬一
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利未見
力行嗣是一遇滯塞大小臣工皆以海
運為請正德迄嘉靖間河患益劇
且頻每當空運塞築工程浩大公牘

私貼計費不貲上下窘急接連三省
丁夫調發動踰十萬寒暑風雨暴
露經年手足潰爛枕藉傳染疾病
死亡殆不可計大衆數聚久勞怨生
啓釁干和關係不細去歲邳河徙塞
一百餘里今歲宿遷漂傷無算太倉
空虛咽喉梗滯中外危之先蒙皇上
採納忠猷簡差科臣胡櫝會同臣
等計處膠河期同海運以佐河漕
之急社稷大計孰先於此臣等勘得

膠河雖屬難開而原題海道南自淮
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
民船隻經行歲久委堪行運及勘得
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海道亦有
島人並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
堪以一體行運自淮安至天津三千
三百餘里風便兩旬可達每歲五月
以前風順而柔較之六月以後更為便
利臣等親詣登萊二府地方委官通
踏灣泊程次逐一明白及訪得沿海

官民俱稱二十年前傍海潢道尚未
之通今二十年來土人淮人以及島人
做販魚蝦苓豆往來不絕其道遂通
未見險阻海而多潢猶陸地多岐海人
行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横海
而渡海道險利茲可具推臣又与三司
各官面審行海官役俱稱今次踏出
海道傍海居多間由近洋洋中島屿
聯絡遇風可依岸上人烟舉目可望
若船非乾朽行遵占候自無他虞

較元人殷明略踏出之道尤屬穩便山
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通畿
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真四海上遊
形勝之區沿海衛所疲玩更甚久無
倭患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
餉海防是不但有裨於國計兼有裨
於地方疏入報可功成錫銀幣加俸
一級尋加右副都御史改撫河南河
南盜賊蟻結所司以獲盜為上功公
曰俟盜甚獲之訌吾民矣法當使無

盜乃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戸可脫扃卧
也時神宗新即位張江陵居正柄政
以公為能台入為戸部右侍郎尋改
兵部右侍郎值三韓捷上天子命公持
節服麒麟服往賚官軍已丁繼母憂
歸服闋起兵部左侍郎尋升右都御
史出制薊遼至則首問四鎮軍所
疾苦為别除之因是以簡軍實脩
馬政築城壘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
勇勤為上無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

不舉肥也由是軍勢大振當敵輒捷
上褒詔先後十餘下錫章服銀幣廕
其一子官金吾又以邉墻報成晉太
子少保尋召入視部事時司馬久缺
公至堂司改觀於是乎除種馬之令
國初戰馬官自牧既以授民歲徵駒焉
駒不可戰官爲羈駒置壯然尚沉種
馬民間則民大騷公請得盡賣種馬
稍徵芻佐官買馬者令下民如脫重
負然是時薊遼復以捷聞上嘉公

坐籌晉太子太保世其全吾值吏部
尚書缺廷臣以公名上上覽謂輔臣
曰是非往時糾兩吏部者耶此必良
吏部遂用之公即既受事即力遏
倖竇請謁不遂者輒憾恨有素善
者從公求節鉞公大驚曰此豈餅
餌子可乞得耶其人怏怏去而於是
江陵相既歿當揆者素不善公會御
史江東之將劾徐爵奸狀當揆使餘
波及公公夷然上疏微辯因三疏告

歸時年才五十餘又十六年而公卒
所著書有賜麟堂集歷官表奏抄
效忠録要讀書日録史要編海運新
考諸書公卒後保撫汪應蛟巡按楊
宏科為請卹典輔臣沈公鯉以為宜
予適科臣錢夢皐黨比邪輔沈一
貫疏論沈公波及梁公遂至停閣及
趙忠毅南星秉銓昌言於上謂公
軍功彰著在人耳目止謂其為江
陵門人躭延至今公當舊相柄政

時實未嘗附會行一敝法未嘗詭隨
傷一善類今在朝諸臣多有知者彼
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阿私者哉凡事
相形則易見今天下事煩政重民窮
盜起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
事之任而不易得則皇祖初年中國
乂安四夷賓服謂非其時仗鉞莞樞
之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也疏上而
贈卹予謚之典始備而公之品詛
亦始曉然見於天下矣嗟乎江陵相

在神廟初輔導幼主居然社稷臣
而其所用之人又皆人傑也乃利其
敗者抉摘報復即公忠如公智勇
如戚將軍輩必盡逐而後已焉而
當事之人陽以調停軟熟媚天下
陰操威福大柄銷耗一世之人才遍
相師承遂至中外無恃一潰而不可
收拾吾讀公遺集而不能不俯仰唏
吁為之泣下也善乎近人之言公事
者曰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

在神廟初輔導幼主居然社稷臣
而其所用之人又皆人傑也乃利其
敗者扶摘報復即公忠如公智勇
如戚將軍輩必盡逐而後已焉而
當事之人陽以調停軟熟媚天下
陰操威福大柄銷耗一世之人才遍
相師承遂至中外無恃一潰而不可
收拾吾讀公遺集而不能不俯仰唏
吁為之泣下也善乎近人之言公事
者曰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

後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
御良馬者也江陵以後能豢狐鼠
而已耳國家之事与狐鼠謀之則良
馬必將遲延負轅長鳴而不食以
梁公之才寧以江陵故屏退豈能
与狐鼠爭路乎江陵以後人材之卅
降此亦國事得失之林也

退谷稗史手藁

人物略

魏中丞

魏公名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南樂人萬曆丙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弟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節氣為時論並推公為諸生時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眠黃蘗公取服之果愈初授荊州府推官荊俗剽劫善訟多

研山堂

疑獄累年不決者公至取而迮鞫數
語剖決一無遁情荆州為張相君
梓里官其地者視為畏壘率以縮
朒從事惟公与觀察馬文煒廉貞
自矢民賴以安而張氏奴有不逞者
衆咋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相君
聞之亟為讚服致諭諸子毋輕舉動
以撓其法也壬午徵入授御史會江
陵相殁遺表薦潘宗伯晟亂已而
相為身後之計雷御史士楨疏論潘

輙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亟言潘
品下齒衆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累
甚大疏入不報然竟不復用公在臺
中曾不踰歲時江陵没後諸執政陽
示寛平陰擅威福私畜便利無所顧
忌公糾正甚力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
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
守之實語多侵執政而張蒲州四維
子聯翩高第遂為相庭之故事並及

諸有力者執政恨之遂降為許州判
官戶部郎李公三才上疏力救亦降東
昌府推官頃之魏公升南吏部主事
李公南禮部主事公与澄海唐公伯
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吏胥有貼班
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櫟少
宰海公瑞皆以清刻相尚公請如貼
班之類悉宜革省署頓清而此時鄒
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為吏科給事中
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

為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
學論文殆無虛日蓋如是者二年而
聞仲氏之變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
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
祿丞過家殯仲氏以父命入都數
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為正使大
行膚施趙公耆副之趙公年少有志
節自乘傳廩給与秦藩餽遺約白
鏹二百皆無所取公為丞升少卿以太
公春秋高請告歸三年即家拜順天

府丞升右通政無何升山西巡撫至則條
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脩支放足
數則軍情恍屯鹽不虧則國計實宗
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
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駸污官邪
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統二於
簠簋之餘平陽守歲所節省銀數
萬兩以報公極其褒讚用充平陽一
歲租於是有司條議裁革者衆或
過於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情也山

西巡撫每歲交際費銀千兩酒課數千
皆囊橐中物併贖鍰不下數萬公一
無所取皆貯之司庫又著憲約凡撫按
交際費不過三兩他絶無一函至
京以汾州有三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
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与
西邊為隣自款市之後武備日弛公
親歷其地視要害覈軍實建議整飭
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甎石而
黄龍池草垛山河會水泉石茆等

處皆創爲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
徒脩築偏關老營等處邊墻萬餘
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騾馬所費不
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討又
脩文中子諸賢祠及書院皆取諸所
節省者一時山西吏治幾於兩漢閭
閻安樂歌頌遍野邊外部落不敢
飲馬於河值宮殿災張新建位以開
礦之說進而武并仲春等爭言礦處
公上言人主王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頻

年貶逐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
一人爲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
天地之藏以未利諸臣之爲計亦左
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趙公蒿目
憂心寢食爲廢乃陳君臣交警之
謨責張新建位以嚴嵩夏言爲戒
趙蘭陵志臯以李本爲戒又言去年
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災今年又
加恩而三殿災天意甚明臣誠不忍陛
下爲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奪五月俸

先是癸巳京察冢宰餘姚孫公鑨考
功郎高邑趙公南星秉公澄叙仕路
一清執政大為不悅奪冢宰俸逐考
功去公上疏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
之意執政恨之至是每復侵及愈為
側目自抽稅之使四出山西內監張忠
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
等皆横肆無賴文武吏士人逞其意
者逮繫纍二於路而有司候選臺省
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不宜重

閹寺而輕言官疏入不報而稅監遂
舉劾有司典使驛丞等官往二斃
於淩虐公上疏自劾不能為吏民延
旦夕之命臣罪宜罷黜又不報則遂
挺身扞之力推其爪距其輩氣讋
見公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輩
大窘遂奏公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
公費酒稅等銀數十萬皆入已上下
奏令部院諸大臣議於是九卿合詞
上言撫臣允貞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

彼既叅內臣內臣亦參之詆讕相報
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
省之疏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閽籲
留事遂寢稅使之疏既上公所興建
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劄計
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
鍰之外廩給乃其餐錢亦以為公用
至其尊人及諸子往來皆以俸錢雇
車馬不入傳舍於是衆益驚服固
知魏公清非有稅使疏亦不知其至此

公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鐫譙已也
屢推卿貳不下求歸養者二十餘疏
不下至是乃得旨而歸公天性孝友而
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
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為
娛樂人皆艷稱之惟是為執政所阨
必不令其入朝未及大宏其設施識者
深為世道惜未幾公歿逆閹魏忠賢
擅竊大柄仲子廣微乃聯為同族比
奸害正惡踰焦芳為世所戮莫不嗟

歎公忠清正如見泉乃有此手惟上智

与下愚不移殆不誣也

退谷稗史手稿

東京都立中央図書館蔵